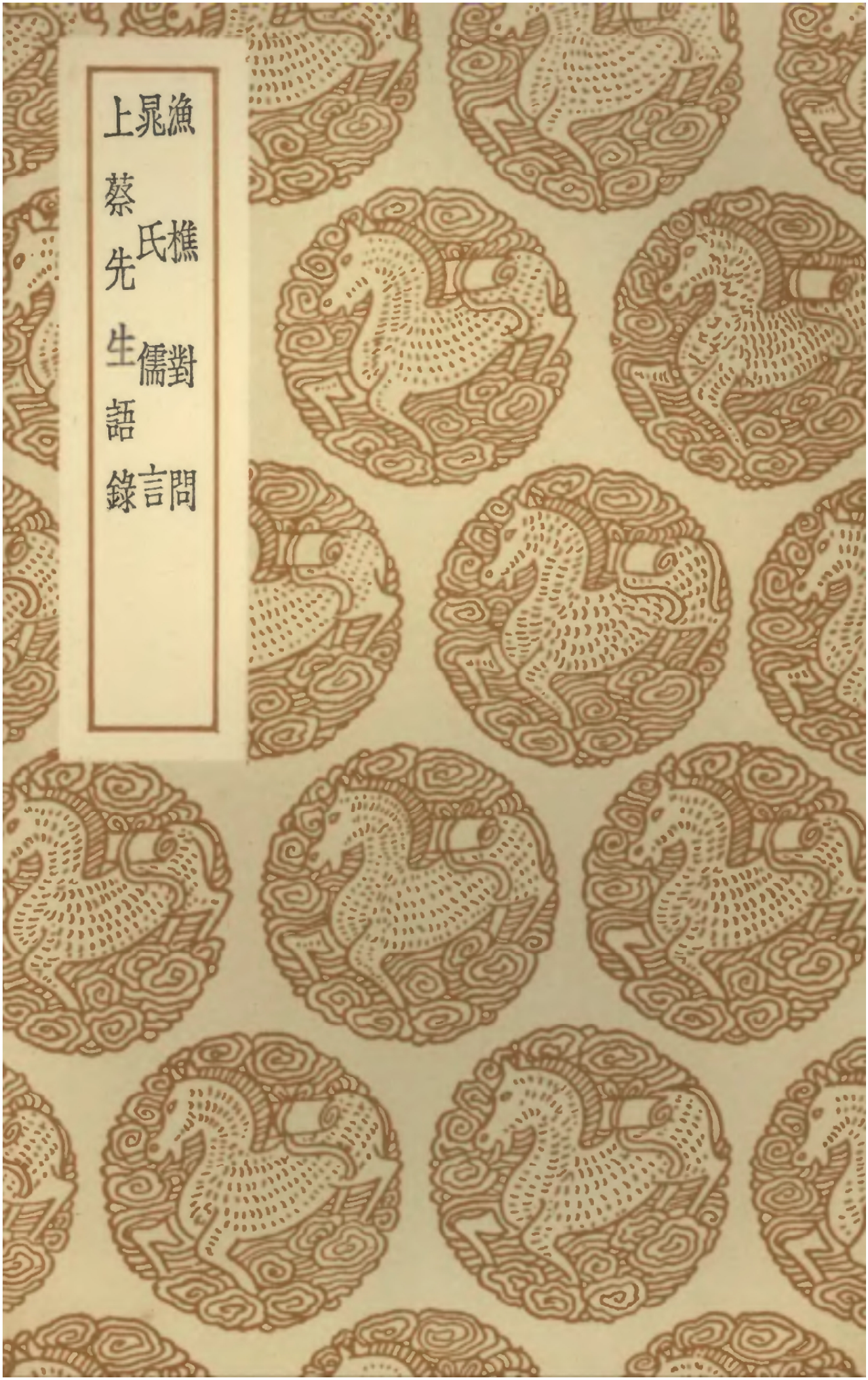
漁樵問對

晁氏儒言

上蔡先生語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漁樵對問

邵雍著

本館據百川學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　雍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餌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柰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能成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

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温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

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也。五霸尙言者也。尙行者。必入于義也。尙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

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

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踈。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愼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

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夫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愼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

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尙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

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興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

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興眥謹題。

晁氏儒言

晁說之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晁氏儒言

宋　澧淵晁說之以道著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元默執徐仲秋已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爲穿窬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爲温厚之君子。可不愼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甯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眞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儉。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愼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儉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

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尙誰戕我也。彼邪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愼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八政此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眞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顚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于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話。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案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其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于文字之細。而憒眊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讎競之說。馳騁煩言。以學蠹敍。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

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儷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頒其與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謂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歧路間。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聾聵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委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爲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

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文。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士數惟五。實大學博士何妥稱帝譬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竊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和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尙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通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窮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爲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爲言。則詎止于通也邪。睢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

巧慧之弊如此。

殽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竝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爲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尙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宏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一意者紛紊糾射之說。致彼之奇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于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于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爲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爲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爲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于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爲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爲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顚倒破壞者。以天下爲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名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爲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理。它尙有不誣者耶。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于經甯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尙敢變異。則至理應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萹竹。今迺以爲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

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何獨竝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羣經于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煢獨者害皇極。其于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爲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元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爲禮女之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爲祭。或以爲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爲燕射。或以爲大射。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之他。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眞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尙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籓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尙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爲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者。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閒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尙書泰誓作大。開元閒學士衞包受詔成今文尙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

蹠等

學不蹠等也尙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爲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蹠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于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爲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愼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愼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十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爲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爲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爲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爲孔子是不知乾之爲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爲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爲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不免爲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

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于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尙之。至于勒爲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于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于是乎云爾。使其學成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尙未易許之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閒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

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于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也。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宴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于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尙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

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甯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尙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于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尙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于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自出之說汩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窮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立。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爲三。董仲舒、江公、劉歆。于三家爲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士宇而與于戈焉。毛詩初異于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持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愼甯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皆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于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忘終可尙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眞野人也。温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正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皐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爲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爲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采桑宏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顓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之。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甚且至于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于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成。至于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甯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貴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爲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

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盤枘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于刑。近于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于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竝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上蔡先生語錄

朱熹編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上蔡先生語錄

原序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鄒、魯儒學之風。其効用於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他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沈頓下僚。歷落轗軻。則上蔡先生爲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政立事亦豈下於龜山。而歷尹州縣。詔獄褫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卽世而興。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綱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獲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厥後閩學淵源。半歸文定。則上蔡之爲也。或頗詆其近禪。蓋上智之資。驟聞師說。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力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克治之功。強力不倦。卽朱子猶畏之。且所惡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今古。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巾擐裹。精悍之色。猶見於眉端。有體有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求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汪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爲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碎。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子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維時有若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爲超越。故論語有說。隨語有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晦庵朱文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舛。彙爲三卷。自書於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載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焉耳。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卽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如布帛菽粟。最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於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訾之也。正生平知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鄉友玉敍之所受於月湖楊公方震鈔本。閒亦字有差漏。敍之稍加訂正。取儒先辨論增入之。以便觀閱。正以書肆版木無行。廣四方人士之所思。卽正蚤歲之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刻於南都職思其居之軒。正德癸酉夏六月。麻城汪正謹序。

許序

道果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則言之繁者。道之漓也。文之著者。道之晦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喙乎。大道衰而微言絕。煨燼於秦。糟粕於漢。刑名、術數、佛老雜出於魏、晉、隋、唐。又況新學行於熙寧。黨議起於元祐。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隱憂。奚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衛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爲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龍頡頑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斯道之關鍵。爲後學之指南。遠紹鄒、魯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盡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是以紫陽朱夫子彙爲成書。以淑來世。河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乏是邦。恭謁祠下。既慰仰止之思。而郡伯龍灣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謂是錄舊刻。歲久駸漫。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爲序以引其端。復命河序其後。因爲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嘉靖壬戌秋。常熟許河謹序。

宋史本傳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宋　謝良佐語　朱　熹編

孔子曰天子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與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而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閒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腳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

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恁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過位則勃如。升堂則屛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

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增錄朱子語。）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知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鑰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

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材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爲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卽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荊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又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温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尙有貴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

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棊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下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眞處不下工夫便差卻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

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措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筭。某更無許多事。邵卽默然。邵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衆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可謂豪傑之士。

學者須是胷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鄠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閒學少年。看他胷懷眞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卻。或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卻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一此下有云字。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一此下有即字。不得。

察見天理。恐非本文之訓。增錄朱子語。

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期。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申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原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著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問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義理之悅我心。眞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

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夫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增錄朱子語。）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大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可以見矣。如隱公欲爲依老之計。或勸之卽眞。公以誠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在房裏喫。爲甚恁地。

門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矜字。曰。此說是。（增錄朱子語。）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卻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

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增錄朱子語。）

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棊。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棊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卻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只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卻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何。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亂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入地。生出又成樹子。便卽這大樹也。以上增錄朱子語。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無世閒無這箇活弄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胡敬齋語。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埽應對上做起。曰。灑埽應對上學。卻似太瑣屑。不展拓。

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灑埽不著此心。怎灑埽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灑埽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埽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如此類。此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增錄朱子語。）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觀盥而不薦。潔其誠矣。何必薦也。此所以爲神道設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可也。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愼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爲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於無異。然而不同。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

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開有大臣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嚮他便無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增錄朱子語）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邪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爲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爲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

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醾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卻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爲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爲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

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卻如何被一句轉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一夢。問何故卻遲。曰。如挽弓。到滿時便難開。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卻煞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開又近於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卽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顯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中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曾氏本此下云。儒之仁。佛之覺。）○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曾本云。不知禮無以爲君子。非謂君子也。謂學爲君子者也。）人須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曾本云。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因擧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伯淳嘗言。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闊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惟顏子善學。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每進而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是壞了權字。

（曾本云。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爲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如此又卻是權。吳本云。因指所執扇曰。以扇頭爲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權輕重之中。如此又卻是權。）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搖扇曰。此亦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天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於知至。不知至。是猶識金安知其非鍮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問。理須物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

問。敬愼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愼之至也。敬則愼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卻著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有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途。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愼同異曰坐如尸立如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須是如顏子事斯語吳本有始得字鄭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視聽言動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

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

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如何是敬之貌每遇事著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始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否尋常矜持甚覺勞是否曰太矜持卻不是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徹然人亦須量力太強其心卻成

狂忘。念起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消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須識得念起時。又問。和樂莊敬。初學能至此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思住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愼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胷中。朝夕玩味。方可。

曾本云。問。言動非禮則止。甚分明。視聽如何得合禮。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又曰。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胷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說與人。不說與人。（吳本有不字。）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況（吳本無此上五字。）使人生鄙悖之心。卻是自家不是。須置在胷中。且看尋常有些自得事在胷中。別纔說了又別。只看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也毒。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爲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爲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是不肯就理。因舉正叔指墳圖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學而上達。故自理去則見得牢。亦自信得及。

問忿怒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忿做怒不出來。怒如心而已。怒天道也。

曾本云。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怒。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怒。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怒。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理窮（吳本無此二字。）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爲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

爲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爲善。後學爲人。自是當爲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

曾本云。須是有諸己。有諸己之爲信。指小樹。有箇根本在。始培養灌溉。

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是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見得。

曾本云。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

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曰。事天工夫最難。周曰。事則不違。又問。心與性是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一本作意。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尙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尙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曾本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曾本云。慎非天性。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增錄。朱子語。

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汎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愼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楚州徐仲車所論。煞得中體。卻謂人不可不作文。猶且演義理。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處。纔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宅中。黎云。古禪老有遮眼之說。蓋有所得。以經遮眼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透。

或以誠爲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謂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大子與點之意。

曾本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胷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胷中。纔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尙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以上增錄朱子語。

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北溪陳氏語。

或以知言養氣爲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以作事否。曰。亦須壯著氣。如今人有氣素時。安能充其體。況塞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是孟子有此氣。其下爲說大綱。又問。行有不慊於心。或謂多不字。曰。慊是厭足之意。看不厭足時人氣如何。又曰。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故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與元道相似否。曰。是氣與神合。只是能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事不是卻無忌憚。能不慊否。曰。如此安能浩然。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曰。矜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己便有夸心。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卻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卻無

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卻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卻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使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郎家亦忽不免。又云。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因舉孟之反事。予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笑曰。直如此巧。（吳本有如是底）又曰。夸勝爲矜。有其善爲伐。矜伐煞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人做作說話。張筋脈。皆爲有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著好衣。便愛著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爲人。又云。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爲賞罰。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先生曰。眞儒不到得窒礙。不能變通。乃腐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夫論翟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只爲無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意謂儒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先生曰。此亦一說。眞儒不到得窒礙處。不能通變。乃腐儒爾。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詠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爲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詠以得之。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聞見比昔日全別。惟是見義未能決烈。便爲未能得別如舊。謝子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異書。

投壺非著意。非不著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爲也。但教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明道見謝子記聞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墮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黃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天地之仁。生生

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增錄朱子語。）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

元城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又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卻以理爲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以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惟某不曾錄常存著他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事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錮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平聲緩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撿。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道云。邢七二十年裏頭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底。或云。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謝云。恨某生不早。卻辨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卻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曰。須還知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卻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嘗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敬只是與事爲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是敬之理合曰。先有存主。然後視聽言動卻汗漫了。且只認取與事爲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

顏子聞一知十人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著。晚些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毫不立。惟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聞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偏兩月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端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卻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腳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可諫也。予曰。煞有人爲孝弟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卻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諭尤見好悅豈不欲傾覆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汎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爲善者不絕於天下足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爲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浸灌深所望於左右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卻三兩字便血脈不貫其語不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增錄朱子語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版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晉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兄孫少卿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訂其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日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抗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仿佛。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

朱熹謹書。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啓發人。其後在荊門學舍。從朱二文子發游甚款。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生監西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日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有味。道映是嗜。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輩未知公既宅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正精審。去取不苟。可傳信於久遠。竊歎其志尚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落。輒書以附於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籍溪胡憲跋。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稾。而或者傳去。遂鏤木於饒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

初未嘗有所考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幷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熹謹記。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立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見伊洛淵源錄。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與學試得失無以異。便不復計較。明且勇矣。以上見程氏遺書。

謝顯道建中閒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尹彥明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閒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以上見程氏外書。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理。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隅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懍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見朱子作上蔡祠記。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學。其亦有差。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胡侍郎常教人看謝氏論語。以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得較精采。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瞎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鄭毅齋云。曾見上蔡。每說話。不覆巾。掀髯攘臂。又云。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棬袖。以見精采。徽廟初上蔡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求監局之類。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

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以上見朱子語。

吳晦叔言上蔡自爲克己之學。有一硯。生平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尙且如此。以

見克己之難也。南軒張氏語。

嘗觀明道先生語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者也。明道尙以此箴之。視今之學者。豈不大爲之太息乎。勉齋黃氏語。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二集

漁樵對問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杜運存 章德宣 謝增校）

G一五〇七上 製朱